

一縷墨香入夢來

何志平

近來入了梅雨季，天時不時下雨，室外總是潮濕悶熱難耐。我無事實在不願出門，只想躲在空調房內，捧盞熱茶，想起有好幾天沒有讀書了，隨手撿起床邊的《容齋隨筆》，翻着翻着，再偶爾發下呆，又重新沉浸於章節段落之中，感受文字的力量。書香氤氳中，嘈雜遠去，四下俱靜，人隨書動，渾然忘卻塵世喧囂，內心不知不覺歸於寧靜平和。

清代學者姚文田《楹聯叢話》中載曰「天下第一好事，還是讀書。」千百年來，人類保存智慧的方式不出兩端，一是實物，如三星堆、埃及金字塔、器物等物質載體；二是書籍，文字記載的非物質載體。尤其在文字發明前，智慧主要依賴口傳心授與記憶；文字出現後，書籍成為貯存代代智慧的寶庫，承載着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價值觀念、審美情趣。人必須通過對書的閱讀、理解及轉化，才能繼承和發揚前人智慧，廣續向前，永無窮盡。因此，書不僅僅是紙張與墨跡的組合，更是思想的火花、情感的橋樑、靈魂的滋養，事關人類文明傳承與發展進步。

中華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綿延不絕，與一代代中國人崇尚讀書的悠久歷史密不可分。自古「詩書傳家」「書香門第」「至樂無如讀書」「胸藏文墨懷若谷」「腹有詩書氣自華」「書中自有黃金屋」等觀念深入人心，懸樑刺股、鑿壁偷光、囊螢映雪、牛角掛書等故事膾炙人口。但古時教育以經典誦讀為核心，《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典籍成為士人修身立命之根本，讀書即今天「上學」。書院制度則肇始於唐、定制於宋、鼎盛於明清、轉型於清末，使過往讀書從個體行為擴展為群體性的文化活動。從「學在官府」到「學在四野」，由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到兩漢經學昌盛，再至宋明理學興起，中華文明的發展始終伴隨着廣泛閱讀實踐。這種重學尚讀的傳統，是中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養分，也是中華優秀文化薪火相傳的核心基因。西方國家亦是如此。如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便是借助進步書籍報刊的深入傳播，令大眾接受先進思想。

正所謂「讀書，世界就在眼前；不讀書，眼前就是世界」，讀書連着知識與個人、個體與社會、傳統與現代，乃文化延續與創新的生命線。當不同國度、不同信仰、不同經歷的人們共讀同一本書、共享同一種思想資源時，無疑更易互諒互解，從而打破地域界限、文化隔閡及視角限制，以書為橋，以讀促思，多元共存，和諧共生。這些，無論對於從前、現在抑或將來的人，鑒往知來，永續留存，澤惠後人，都更加有意義。

只是現在的孩子擁有太多的書，無論學校課本教材、參考資料書，抑或數之不盡的課外閱讀書籍，

簡直壘成一座山。其中隨意滾落一點，足夠我們這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少年們爭來搶去。那時候，香港普通人家找一本書可真難。就像一份報紙，識字的人傳來閱去，可連看三天。

我很幸運，父母都讀過書，尤其母親最喜讀書，也全力支持及激勵我以書為伴，要讀好書、善讀書，且立身以立學為先、立學以讀書為本。她是英文老師，我從一兩歲起便隨之上下班，聽她講課講故事，更時常一個人待在家中讀課外書或聽廣播。在我識字不多之時，電台每天更新一播的名著評書甚或小人書、連環畫等其內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早已悄然走進記憶，每夜枕書入夢。

有時榕樹頭廣場，街邊小販會把一些小書、連環畫的書皮扯下，如糖葫蘆一樣穿成串，並編上號，掛在繩上，供讀者選擇。由於囊中羞澀，你需光看書皮就大概判斷出這書中故事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古代還是現代，決定是否花一兩分錢來看它。

小學三四年級時，藉着母親可從學校圖書館借書便利，我開始看文學類書籍。到上中學期間，中文版的那些比較著名的長篇小說以及國外童話集等，加在一起有五六六十部，我差不多都讀完了，在學校成為一個心中有故事的人。每逢分享會，老師鼓勵大家上台講故事。我便高高舉起手，

用期盼的眼神緊盯着他，內心默念「選我，選我」。當老師最終喊我名字，我激動極了。走上講台，我深吸一口氣，然後言詞如泉湧，滔滔不絕，同學們也聽得津津有味。長此以往，老師總是點我名，我曾將的夢境碎片重新串聯發揮，編成故事，說給大家，一講就是好幾年。哪怕長大後回頭看，那些內容其實簡單又青澀。

從聽故事、看小人書到讀名著、講故事，我至今仍難描述兒時對書的痴迷，只覺得書頁間還藏匿着我對這人世間所有未解之謎的答案。那些隱於鉛字背後的神秘世界，總在我翻開書本的瞬間甦醒。穿梭書海，無數躍出紙面的意象和奇妙情感體驗，

為我童年時代的想像力乃至如今生活酸甜苦辣展開無盡的翅膀。

然而，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書似乎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電子產品的普及令人在短視頻平台製造的轉瞬即逝的「文化速食」下，注意力被熱搜榜單霸屏刷新，而忘卻了紙質書籍帶來的歷史縱深感和文化本真。古人曾講究讀書「三上」，意即馬上、廁上與枕上。對我們來說，「馬上」讀書已無從體驗，「廁上」讀書時間也少得可憐，唯餘桌前枕上捧書暢讀，方可體味。

窗外又下起雨，天地運轉從未停止，讀書就是潛心淨世中的修行。我從漫長人生中那第一縷墨香便着了迷，餘生與之相隨，當是足矣。



在山東省日照市海洋美學館城市書房，市民在看書。

七日談

(香港篇)

中華文化節揭幕 李家超視頻致辭

《白蛇》融會多元舞種展現經典魅力

由上海大劇院創製、國際知名芭蕾舞藝術家譚元元出任藝術總監的舞劇《白蛇》，於昨日和今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連演兩場，為「中華文化節2026」揭開序幕。在「中華文化節2026」開幕禮上，行政長官李家超視頻致辭表示，「『中華文化節』是年度旗艦品牌，通過舞台演出、展覽、交流等多元形式，並善用香港的國際網絡，讓市民大眾、海外旅客親身體驗中華文明的歷史底蘊、時代風采。過去兩屆中華文化節反應熱烈，廣受歡迎，合共吸引超過180萬人次參與。而專為青年人而設的『普及中華文化藝術專場』，兩年來有超過一萬五千名師生和社區人士參與，為愛國主義教育注入活潑生動的力量。」

大公報記者 顏 現(文、圖)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中華文化節2026」視頻致辭。

「帶2.0版本來香港演出」

主創分享

《白蛇》匯聚各界頂尖藝術家，主創團隊還包括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副教授周可擔任導演，國家一級編劇、江蘇省戲劇文學創作院院長羅周則擔任編劇，青年舞蹈家、北京舞蹈學院音樂劇系教師王培先擔任編舞，上海歌劇院藝術總監、指揮家及鋼琴家許忠擔綱舞劇的音樂創作，國家大劇院舞美總監高廣健、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燈光設計蕭麗河和著名新媒體藝術家豐江舟攜手打造摩登與古典之間切換自如的舞台空間。



▲舞劇《白蛇》綵排現場。

們有很好的團隊，能夠把這個作品帶到香港我很欣慰。」

談及故事的創作，譚元元表示，「我們的改編是聚焦現代的，我們當時覺得如果做一個傳統的《白蛇》太沒有意思了。我們需要一個能夠給當下社會，一個了解女性內心的故事。所以就選了白蛇這個題材做了很多改動，我們有了穿越這個環節。」

對於舞劇而言，我們的故事情節比較複雜，但所有觀眾都能感受到，包括國外的觀眾都非常喜歡。」

周可表示，「這部舞劇是芭蕾舞跟中國古典舞的一個結合，也是西方和東方審美的一種結合，把古典舞的聲韻跟芭蕾舞的線條放在一起。它本身也有另外一個寓意，妻子和白蛇一直想衝破的內心束縛，而雷峰塔在開場的時候變成了線條，這些線條又重新組成了現在的購物貨架，它象徵着一種物質生活，當我們陷入物質生活而精神迷失之中，這無疑又是我們今天的某種雷峰塔。所以用線條與圓形的對撞，也是對於年輕人不斷想要成為自我的這個主題，這是一個伴隨我們一生的命題，希望大家可以在劇場中獲得一些不同的感受。」

創作改編聚焦現代

回顧《白蛇》的創作過程，譚元元表示，「《白蛇》的首演是在2022年，我們在上海大劇院演了四場，把這個舞劇帶給了上海的觀眾們。2023年的時候，我們做了一些改變，有了2.0版本。2025年的7月，我們在紐約林肯中心做了2.0版本的世界首演，這次來到香港也會帶來2.0版本，聽說票都賣完了。」

從舞者到角色轉變為藝術總監，譚元元表示，「作為藝術總監就需要把控很多事情，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很幸運的是，我

「感受到舞劇的魅力」

先睹為快

昨日下午，舞劇《白蛇》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公開綵排，香港多間學校的中小學生觀看綵排，現場座無虛席。

四位來自浸信會沙田呂明才小學的小學生紛紛表示整個表演很精彩，「我覺得整個表演很特別，芭蕾舞很溫柔、中國舞很有力量，有些情節用芭蕾舞、有些情節用中國舞的形式去表達，非常特別。」

來自香港威雅學校的Elsa本身就喜歡跳舞，欣賞完《白蛇》後，她感受到舞劇的魅力。「演員表演的過程不需要說話，就可以帶着很深的感情。」其中，妻子被心理醫生催眠後，來到她的內心世界的情節令她印象深刻。

來自香港威雅學校的Kayden對《白蛇》的故事並不陌生。對於學校組織的觀看舞劇的活動，他表示，「上一年的中華文化

節我有來看過，今年學校組織的活動也會繼續關注。」

對於香港中小學生前來觀看綵排，《白蛇》導演周可表示，「一開始還有點擔心他們是不是會看不懂，因為這個離他們的生活好像有點遠。可是我看到香港的學生們的劇場禮儀都非常的好，看戲的過程中很專注，我也能感受到他們一直在注視舞台上發生的情況。」



▲香港小學生感嘆舞劇《白蛇》舞蹈編排好看。



▲主禮嘉賓出席「中華文化節2026」開幕禮。



▲舞劇《白蛇》演出現場。

李家超表示，「今年『中華文化節』以『傳奇』為題，精選了一系列與中國傳說故事相關的節目，精彩紛呈，各展風華。開幕舞劇《白蛇》，由上海大劇院匠心製作，以家傳戶曉的白蛇傳說為藍本，匯聚中西舞蹈與舞台美學，交織古典意境與現代視野，充分展現作品的藝術光芒、經典魅力。」

以肢體語言呈現東方美學

文體旅局局長羅淑佩、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文部副部長林枏、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鄧家彪、「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轄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委員及韻律動力基金有限公司主席彭韻儀、康文署署長陳詠雯等出席並擔任主禮嘉賓。

舞劇《白蛇》雖取材家喻戶曉的《白蛇傳》，卻突破傳統敘事框架，以心理劇思路重新解構這個千古傳說。故事講述一名妻子夜夜夢見青蛇糾纏，丈夫帶她求診心理醫生，在催眠之下，夢境層層揭開，一段對自主人生追求的心路歷程徐徐展開。舞台上營造出現實世界和意識空間兩個時空——「當代」的妻子、丈夫、心理醫生，對應着「古代」的白素貞(白蛇)、許仙、法海；小青則穿梭其間，象徵妻子內心追尋自我的「本我」。白蛇與青蛇猶如一體兩面，她們的對立與融合映照出當代人的共同困境、抉擇與成長。

在保留遊湖借傘、斷橋相會、水漫金山等經典橋段的同時，舞劇以虛實相生的場景，讓當代生活與

古老傳說相互呼應。全劇分場以驚蟄、穀雨、芒種、端午、中秋等節氣和佳節命名，既串連情節推進，亦配合角色命運起伏，處處可見傳統文化的匠心運用。

《白蛇》結合西方芭蕾舞與中國古典舞，並注入現代舞和武術元素，形成多元舞種交融的獨特風格，豐富了舞蹈語彙在角色情感的表達與敘事張力上的可能。經典的斷橋相會，以芭蕾舞人舞呈現白蛇與許仙的邂逅，油紙傘拋接之間，東方韻味的含蓄情愫悄然流轉；法海與小青決鬥的舞段，則以水袖翻飛和凌空騰躍展現中國古典舞的力量與靈動。群舞段落如現代超級市場以及湖下的水底世界，舞者們以細膩靈動的肢體語言，展現出極具東方美學意蘊的獨特畫面。